

范华群 著

广西教育出版社

契诃夫喜剧
欣 赏

前 言

50年代在上海剧专与中央戏剧学院攻读戏剧文学专业期间,受到众多良师的悉心指导,使我对喜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嗣后对中外著名喜剧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广泛的浏览,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了我。他的喜剧作品差不多都看过了,并且从不放过观摩他的戏剧演出的机会。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广泛收集了有关他作品的评论,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感到契诃夫的喜剧确实与众不同,有他特殊的艺术风格,正如他的数以百计的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那样,引人入胜,百看不厌。契诃夫的戏剧情节虽不十分复杂,但几乎每个人物都描写得栩栩如生,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读契诃夫的喜剧作品,是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收集在这本集子里的仅是契诃夫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喜剧作品,附带作了一些粗浅的评析与介绍。它既适合大、中学生与广大戏剧爱好者阅读时参考,也适合戏剧、电影、电视艺术工作者在创作中借鉴。契诃夫卓越的喜剧写作技巧,对我们喜剧创作水平的提高,无疑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范华群

1995年2月于上海市文联

目 录

契诃夫的喜剧..... (1)

求婚(独幕趣剧) (27)

嘲讽揶揄的笑剧

——《求婚》赏析 (43)

婚礼(独幕剧) (55)

鞭辟入里的讽刺剧

——《婚礼》赏析 (71)

蠢货(独幕趣剧) (83)

诙谐戏谑的趣剧

——《蠢货》赏析..... (101)

樱桃园(四幕剧)..... (113)

优美动人的抒情剧

——《樱桃园》赏析..... (180)

契诃夫的喜剧

一、契诃夫喜剧的创作概况

契诃夫是俄国 19 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60—1904)。他出生于亚速海沿岸的一个不大的港埠——大冈罗格。他的祖先是农奴,他的父亲原先也是一个农奴,后来从地主那里赎回了自己和家人。他父亲先在大冈罗格做些小买卖,后来开过一家食品杂货铺,从早晨 5 点开到晚上 11 点,幼年的契诃夫经常在店里照料生意。他的儿童时代是凄凉悲惨的,他说:“在儿童时代我没有过童年。”他经常坐在他父亲的杂货铺的板凳上记账。契诃夫最初在当地的希腊学校念书,1869 年进入大冈罗格中学。1879 年因杂货铺生意清淡,全家搬到莫斯科,契诃夫仍然留在大冈罗格读书,靠做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同年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大学毕业后他曾在一所医院工作,但并没有成为职业医生,他真正的爱好是文学艺术。

他是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不仅如此,他也酷爱戏剧创作,写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戏剧作品,如《伊凡诺夫》、《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海鸥》等。他尤其热爱喜剧创作,成为一位杰出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戏剧大师。

早在中学时代,契诃夫就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既有俄罗斯的古典戏剧,也有法国的传奇剧、通俗笑剧。他经常到大冈罗格的戏院去看戏,还热衷于家庭戏剧的演出。

少年时代的契诃夫已是一个即兴表演的能手,他能够迅速

地变换面孔与语调，一会儿表演一个牙医，一会儿表演一个老教书先生，一会儿表演一个大主教。他可以把脖子伸得很长，变得像一个老年人的脖子那样青筋直暴，甚至把面部表情也改变得令人难以辨认，然后用一种苍老、颤抖的声音，扮成一个教堂里管事的模样。他在表演牙科医生时，手里拿着一把钳木炭的大火钳，经过很长时间的折腾才从病人的嘴里夹出一个软木塞来，还洋洋得意地拿给在场的观众们看。自从13岁第一次到剧场看了轻歌剧《美丽的叶莲娜》以后，他就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俄国喜剧大师果戈理是他最喜爱的剧作家之一，他非常喜欢《钦差大臣》这个戏，认为《婚事》是一个绝妙的剧本。他后来亲自参加演出的第一个戏就是《钦差大臣》，他扮演市长一角，演得维妙维肖，极为成功。这是他以后从事戏剧创作的最早的启蒙。

契诃夫在大冈罗格中学念书时，就写过一个《无父儿》的独幕剧与一个《母鸡叫是有原因的》的独幕通俗喜剧。为了中学同学们的业余演出，他还写过一些活报剧。

契诃夫的不少短篇小说，都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它的戏剧性的对话非常富于幽默感，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就是一个很好的独幕剧。比如短篇小说《秋天》，1885年改编成独幕剧《在大路上》；《卡尔哈斯》，1887年改编成独幕剧《天鹅之歌》，1889年在《演剧丛刊》第一辑和《艺术家》刊物上发表，1890年在彼得堡演出；《没有办法的人》，后来改编成通俗喜剧《纪念日》；《有将军做客的婚礼》，1889年改编成独幕通俗喜剧《婚礼》；通俗喜剧《一位做不了主的悲剧人物》于1889年写成，这是从1887年写的短篇小说中改编过来的。^①

契诃夫写的独幕剧中，大部分都是通俗喜剧。《求婚》是一个

^① 参阅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创作》。

描写俄国地主在求婚时的丑态,把三个小地主自私狭隘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的通俗喜剧。《婚礼》是俄国封建社会普通百姓举行婚礼的真实写照,是把小市民追求虚荣、极为庸俗的市侩气息暴露无遗的通俗喜剧;《蠢货》是一个表现男女两个地主,各人违背自己的诺言,做出荒唐可笑、鄙俗不堪举止的通俗喜剧;《纪念日》这个通俗喜剧,跟弄虚作假、欺骗股东的信托银行的董事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使他出足洋相;独角戏《论烟草有害》,描写了一个受到妻子百般欺侮、十分可笑的怕老婆的丑角形象,是一个带有浓厚传统色彩的通俗喜剧。《庸人先生们》是一个情节极为简单的两幕剧,一针见血地刻画了俄国城市里一个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的消防队官员的丑角形象,反映了俄国沙皇社会极端黑暗、落后的社会面貌,是一个短小精悍的通俗喜剧;《樱桃园》是契诃夫所有通俗喜剧创作中最大型的一个,也可以算是他的通俗喜剧的代表作。我们从他写作的这么多的戏剧作品里,可以十分喜悦地看到这些风格极为独特的通俗喜剧作品。

二、契诃夫喜剧的艺术特色

契诃夫的喜剧,以他的通俗喜剧的艺术特色著称。契诃夫对通俗喜剧这个喜剧样式有着特殊的喜爱,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要写作通俗喜剧的强烈愿望。他在1901年4月22日的一封信里写道:“近来我有一种极强烈的愿望,想给艺术剧院写一部四幕通俗喜剧,或是喜剧。”1902年8月27日的一封信中说:“这几年简直不能写剧本,心怎么也放不下。所以若是写出来的东西能算是戏剧的话,恐怕也只能是独幕的通俗喜剧罢了。”1902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中说:“虽然老想写通俗喜剧,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不行。”在1903年1月21日的一封信中又写道:“我早已想把通俗喜剧写得更愚蠢一些。”俄罗斯剧作家伊凡·谢格诺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般讲来,应当说契诃夫

对于快活的、机智的通俗喜剧养成了一种显著的癖好，而且在剧院里他也是特别爱看快活的戏的。他曾一再地对我和别人说：“写一部好通俗喜剧，真是难到极点的事情。”而他之所谓好，就是要能够使人由衷地哈哈大笑。”从这些信件中我们了解到，契诃夫对通俗喜剧的写作具有无法抑制的强烈的创作冲动。因此，他的富有特色的通俗喜剧，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就。

契诃夫的通俗喜剧，不仅具有独特的风格，同时还可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有抒情性的通俗喜剧、讽刺性的通俗喜剧与幽默性的通俗喜剧这些不同的样式。

抒情性的通俗喜剧能充分抒发人物的思念之情，对可爱的家乡与美好事物无限的憧憬，对亲人无比的眷恋，并对优美如画的自然景色进行烘托描写和抒情气氛的着力渲染等等。比如《樱桃园》中，刻意抒发了剧中人物对美丽的樱桃园的赞美与无限喜爱的感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安裘与特洛菲摩夫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反映了青年一代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热切向往。

讽刺性的通俗喜剧，则着重在对生活中的陈旧落后事物进行讽刺与嘲弄上面。比如在《求婚》中，对地主洛莫夫与娜妲丽亚的自私、偏狭的阶级本性进行了讽刺；《婚礼》中对新郎与丈母娘为了争讨陪嫁彩礼的丑恶表现，以及举行婚礼时竟然把一个冒牌的将军请来所表现的小市民庸俗习气给予针砭；《樱桃园》中对女主角安得烈芙娜贵族阶级的腐朽性、软弱性与寄生性作了公开的揭露和鞭挞，还对男仆耶莎的不要自己的母亲和祖国、迷恋外国、十足的奴颜媚骨表示了蔑视。契诃夫的讽刺性的通俗喜剧虽然对剧中的一些人物进行了种种嘲弄和揶揄，但是它与一般的讽刺喜剧又有明显的不同，它虽然是讽刺，但并不像讽刺喜剧那样对讽刺对象辛辣无比、毫不留情，具有摧毁性。《樱桃园》中的耶莎与《婚礼》中的牛宁是契诃夫的通俗喜剧中被讽刺得最

有分量的两个人物，但比起讽刺喜剧来，它讽刺的强烈程度还是有所保留，仅仅点到为止，并没有抓住不放，穷追到底。这是讽刺性的通俗喜剧与讽刺喜剧有所区别的地方。

幽默性的通俗喜剧，具有戏谑性的特点。如《纪念日》中为董事长赶写一个令人头痛的弄虚作假的报告而被折磨得大为恼火的干事郝林，令人意想不到地跟董事长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带有浓郁的戏谑性；《求婚》中对地主洛莫夫与娜姐丽亚的捉弄，使他们丑态毕露，也是颇具戏谑性的；《蠢货》中对史米诺夫与波波瓦两人的嘲弄，更富于戏谑性的特色；《樱桃园》一剧无论是对安得烈芙娜挥霍无度的不可救药，葛也夫的毫无生活能力，还是对地主辟希乞克的破产潦倒、穷极无聊的嘲笑，都带有戏谑捉弄的性质。契诃夫的通俗喜剧具有浓厚的幽默色彩，幽默成了他通俗喜剧的基调。抒情性、讽刺性的通俗喜剧里同时也包含了幽默的成分，因此幽默在契诃夫通俗喜剧中随处可见，是他的通俗喜剧最为显著的特色。

所谓通俗喜剧即是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滑稽喜剧。通俗喜剧又有别于闹剧与滑稽戏。通俗喜剧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它有一个特殊的程式，它常常按照逻辑的规律与心理的规律进行，又常常被各种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所打断，使人们爆发出快活的笑声。

契诃夫是一位杰出的通俗喜剧作家，他具有卓越的喜剧写作技巧，他的作品，如苏联契诃夫专家叶尔米洛夫认为的那样，通常具有非常强烈的喜剧效果，他特别善于组织各种喜剧矛盾，使它们产生出取之不尽的滑稽笑料。它不同于一般闹剧的着重于莫名其妙的逗笑，而是非常善于通过人物性格中一些可爱的和有趣的矛盾，一些不同的心理状态的矛盾，人物不切实际的空想与他们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来构成喜剧性因素，充分地利用人物的言不由衷、感情的起伏与变化无常，描写他们原来应该

是那样去设想，然而又往往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来发展，到末了总是违背自己的心愿与意念，做出完全相反的举动来。这些就是通俗喜剧有趣的特色。

比如《纪念日》里，描写一个信托银行的办事员郝林，在银行十五周年纪念的时候，为董事长起草一个报告。他没日没夜的写，已写了四天四夜，弄得病魔缠身，浑身发烧、发冷、咳嗽，但还得硬撑着写那篇满纸都是弄虚作假、吹嘘成绩的报告。离作报告没有多少时间了，可是董事长的太太还要到办公室里来啰里啰嗦讲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讲得他无法写下去。好容易这位太太离开了，又闯进来一个省长衙门里秘书的太太梅牛筋娜，因为秘书生了五个月的病，无缘无故地被辞退了，她要求补还扣除的工资。这与他们银行毫不相干，郝林怎么跟她解释也无济于事，使他的情绪产生了激烈的变化，甚至到了神志错乱、不能自己的程度。在无法克制的时候，竟然搞错了对象，放掉了那个纠缠不清、毫不讲理的秘书太太梅牛筋娜，反而去追赶董事长的太太姐妮亚娜，最后使那些干扰他工作的人，全部失去知觉，昏倒在地，演出了一幕令人可笑的闹剧。这个通俗喜剧就是充分地描写人物精神上受到一定刺激以后，行动上产生身不由己的强烈变化的喜剧矛盾。

通俗喜剧的另一个特点，是大部分的笑料都是善意而不伤人的。契诃夫很好地从法国的通俗喜剧中吸取了养料，加上他对通俗喜剧艺术技巧的娴熟自如的运用，在作品中大量地采用戏谑性的喜剧手法，使他的通俗喜剧更多地具备了幽默与笑话式的喜剧风格。在喜剧领域里所包括的喜剧性的现象当中，凡是不包含正剧形式的严肃内容的现象，都是属于通俗喜剧表现的范畴，因此它包含的领域非常广阔，大有施展的余地。

三、契诃夫喜剧的形象塑造

契诃夫创作的为数众多的通俗喜剧,不仅具有强烈的喜剧性,同时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喜剧形象。比如《婚礼》这个戏,篇幅虽短,可是戏中却出现了十个以上的喜剧人物。婚礼尚未正式开始,就展开了对彩礼的争夺。新郎毫不放松,死盯着丈母娘索取陪嫁的彩票。丈母娘娘丝姐霞则一个劲儿地拖延推托,以种种借口逃避给他这笔数目可观的陪嫁彩礼。戏中着墨不多,但这两个人物却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作者对丈人日加洛夫虽然没有进行正面描写,粗看起来这个人物似乎与世无争,与这个不体面的庸俗无聊的婚礼关系不大,但契诃夫通过侧面描写,从他不停地向希腊糖果商人询问外国的事情这些琐碎无聊的谈话里,表现了这个人物灵魂的无比空虚,这里也是着墨不多,却塑造了一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形象。冒牌将军李诺夫这一人物,虽然他受别人的捉弄,做了一件不体面的事,但是他本人在如此隆重、热烈的婚礼上,尽讲一些叫人听了感到厌烦的唠叨话,使人们对这个人物感到非常的讨厌,令他在婚礼上当众出丑。保险公司的代理人牛宁虽然出场得很晚,但他一上场就向大家诉说把一位高贵的将军请来出席婚礼如何不易,这个人物的善于花言巧语,可见一斑;再是二十五个卢布的佣金全被他私吞的卑鄙行为公诸于众时,他竟能大言不惭地施展花招,加以掩饰,契诃夫通过这简练的几笔,就把这个卑鄙无耻、灵魂肮脏的形象非常生动地塑造出来了。在这样一个不长的独幕剧里,能塑造出十多个喜剧人物形象来,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力和匠心是无法做到的。

契诃夫不仅在他的通俗喜剧中塑造出不少成功的喜剧形象,而且塑造出来的喜剧形象互不雷同,在如此众多的喜剧形象中几乎很难找得出两个相同的人物,这主要得力于契诃夫非常

注意刻画剧中人物的喜剧性格，把人物色彩各异的喜剧性格描写好了，喜剧形象就能达到个性色彩鲜明的地步。再以《婚礼》为例，契诃夫只寥寥几笔，就画龙点睛地刻画出新郎阿普洛包夫斤斤计较、贪婪成性的性格和丈母娘娜丝妲霞精于计算、手腕高明的性格，也勾勒出电报员亚吉的浮夸轻佻、追求虚荣的性格特点和丈人日加洛夫不学无术却偏要装出有学问的庸俗习气等等。这些人物的语言虽然不多，但经过契诃夫稍加雕琢，人物形象便栩栩如生。这是颇为不易的。

对人物性格描写得更具个性色彩的，莫过于《樱桃园》中的一些人物了。可以说在这个通俗喜剧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各具鲜明的个性色彩。比如贵族太太安得烈芙娜的思想陈旧、执迷不悟，贵族地主葛也夫的老朽无能、碌碌无为，新兴资产阶级洛帕兴的抢占产业、手段狠辣，破产地主辟希乞克的到处借债、穷极无聊，管事叶辟霍多夫的倒霉惹事、糊涂度日，安妥的热爱生活、纯洁可爱，家庭教师莎洛太的插科打诨、聊以自慰，大学生特洛非摩夫的头脑清醒、富于理想。这个戏并没有太复杂曲折的戏剧情节，但是这些剧中人物的个性却非常鲜明，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剧中都有一定的细节来显示他们的性格特点，因此每个人物都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契诃夫喜剧中非常成功的地方。

我们在契诃夫的通俗喜剧里，看到了他塑造人物形象与众不同的独特方式。比如剧中对喜剧冲突的描写，按一般常规在规定的戏剧情境里展开戏剧冲突时，人物之间的言行举止在这个时候都是紧紧地围绕着戏剧矛盾的中心点展开，表现得非常集中，剧情的中心非常突出的，但是在契诃夫的喜剧里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情况，戏剧冲突的程式并不像其他剧作那样地表现，特别是《婚礼》与《樱桃园》这两个剧本更为明显。比如在《樱桃园》中，对古老的花园即将拍卖抵债，安得烈芙娜怎么也想不通，葛

也夫也想不通，其他的一些人同样想不通，但与洛帕兴劝他们把樱桃园里的树木全部砍掉，改建成新式别墅可以赚一大笔钱的建议发生冲突时，喜剧冲突的形式并没有紧紧围绕着这一议题展开。葛也夫说：“对不起，尽是废话！”安得烈芙娜厌烦地表示：“您的话我压根儿不明白。”除他们强烈地表示反对之外，剧中所有登场的人物并没有紧紧围绕着这个冲突展开激烈的交锋，而是各自说了一些完全无关的话。如当葛也夫、安得烈芙娜对拍卖樱桃园极为不满的时候，戏剧冲突的情势并没有持续下去，老仆人费尔司回忆起四十年前晒樱桃干，用车辆运到莫斯科去贩卖的情景；辟希乞克竟然问起安得烈芙娜在巴黎吃过田鸡没有。这些描写看起来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其高明之处在于，虽然人物没有围绕戏剧矛盾的中心表示各自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语言却体现了自己的性格特点；他们所谈及的虽然与戏剧矛盾有些游离，但却完全符合自身的性格。再拿第一幕众人迎接安得烈芙娜的到来，安袅与杜袅莎的一段对话为例，安袅这个娇生惯养、深居简出的贵族小姐，从巴黎回到樱桃园，一路上已经四个夜晚没有睡觉了，加上天气阴冷，像她这样娇弱的身体自然是忍受不了的。虽然她见了育婴室禁不住有些激动，但总的精神状态是无精打采、疲惫不堪的。而杜袅莎因为叶辟霍多夫刚向她求过婚，无法克制内心的喜悦，她看见小姐回来，便迫不及待地告诉安袅。安袅经过旅途的长途跋涉，已疲劳得几乎站立不住，根本无心听她的话。因此这两个人物的一段对话，各说各的，联不到一块儿，但人物都是在说她们自己最重要的话，是真情实感的逼真流露，突出了人物的个性。其他人物在剧中也是如此。剧中人物不论说什么，他们的性格自始至终都是统一的，每一个人物的语言不管怎样颠三倒四，都是他的性格的自然流露，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这是契诃夫刻画人物、塑造人物形象独树一帜的地方。

契诃夫的喜剧不仅出现了各具特色的喜剧形象,而且达到了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境界。如同是地主,《樱桃园》中的安得烈芙娜是一个没落的挥霍成性到了不可救药地步的贵族地主,即使她的庄园产业即将拍卖,家中的佣人每天只能吃豌豆,但她的挥金如土的恶习还是无法改变。当她遇到一个素不相识的流浪汉向她伸手乞讨时,她竟然毫不考虑地把已经不多的金币慷慨地送给了他。这是一个将被历史淘汰的没落阶级的典型形象。她的哥哥葛也夫生来就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只会打台球,说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他年逾半百,每天还要由老仆人来照料他的生活起居,是个毫不中用的酒囊饭袋,是贵族地主中又一个不同性格的典型形象。娜姐丽亚是一个占有欲、虚荣心胜过一切的地主形象,丘布珂夫则是一个老奸巨滑、利欲熏心的地主形象;辟希乞克是一个破产潦倒、不择手段攫取债款的地主形象,史米诺夫则是一个粗野鲁莽、愚蠢无礼的地主形象,而波波瓦是一个假装正经、狡猾多变的地主形象。同是地主,但他们又是一个个不同的典型人物。甚至一些仆人的形象,也是无一雷同、各具特点的。比如《蠢货》中的陆克,是一个胆小怕事、忠于职守的仆人形象;《樱桃园》中的费尔司,是一个顽固保守、留恋旧制度的仆人形象,耶莎是一个道德败坏、迷恋外国生活的仆人形象,杜袅莎则是一个养尊处优、忘记自己身份的仆人形象。契诃夫在这些仆人身上着墨不多,然而却是恰到好处,把他们各具特色的形象塑造得富有典型意义。

契诃夫的通俗喜剧中最令人倾倒的,是他杰出的塑造喜剧丑角形象的才能。契诃夫笔下的喜剧丑角,形象非常突出,他寥寥几笔,便能把一个喜剧形象勾画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比如《求婚》中的地主洛莫夫,原是打定主意到地主丘布珂夫家去求婚的,却被一些琐碎的小事岔开了。人物由于自己的本性所致,干出了与他的意愿完全相违背的事情来,到了此时,他拿自己都

没有办法，这便是通俗喜剧中不可多得的丑角人物。《蠢货》中的炮兵军官与年轻寡妇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丑角。在《樱桃园》中的丑角形象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安得烈芙娜，剧中主要突出她挥金如土、不可救药的腐朽性。明明家境已十分拮据，可她还是将金币随便地施舍人；在火车上吃饭时，竟慷慨地赠给跑堂的一个卢布作小费；樱桃园当众拍卖之日，连付给乐队的钱还不知在哪里，她却在家中举行盛大的舞会。贵族阶级的奢侈铺张、挥霍成性的劣根性，即使到它快要彻底完蛋的时候还是无法改掉。这种没落阶级的腐朽性，便是构成喜剧丑角的喜剧因素。另外，描写她吃了姘夫的亏，弄得倾家荡产，不得不与他分居，回到俄罗斯故乡，可是后来经不住他从巴黎打来的一封封电报的催促，她发生了动摇，决定再去巴黎与他同居。这种言行不一、身不由己的性格上的极端脆弱，也是喜剧丑角的一种喜剧性格的表现。对葛也夫则是突出他的一连串的废话。他一会儿发表莫名其妙的长篇演说，一会儿做着打台球的姿势，口中念念有词。这些细节描写，十分成功地把一个毫不中用的废物刻画出来了，这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丑角。对管事叶辟霍多夫，则突出他的前途渺茫，对自己丧失信心，他是一个事事不称心、样样不如意的倒霉鬼的形象。使女杜袅莎明明是一个侍候人的佣人，却处处装出一副娇滴滴、弱不禁风的贵族小姐的模样，做出与自己身份完全不相符的举动来，因此，这也是一个喜剧丑角的形象。破产地主辟希乞克，他不择手段达到他借债的目的，做出一系列令人忍俊不禁的表演，一会儿抢安得烈芙娜的丸药吃，一会儿站着睡熟了，一会儿被莎洛太的戏法逗引得惊奇不止，连声叫好，显出这个人物穷极无聊、蠢得出奇的性格特点，是一个喜剧色彩很浓的丑角。莎洛太的出人意料的变戏法的技巧，与她的令人不解的古怪脾气，使她同样也成为一个个性色彩鲜明的丑角。

契诃夫笔下的喜剧丑角，不仅在外形上非常特别、令人发

笑,还有鲜明的喜剧性格,同时又刻画出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甚至挖掘到了他们的灵魂深处。比如,辟希乞克蠢陋无比,他为了赚钱,不惜向外国人出卖自己的土地,干出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丑事。莎洛太似乎像一个逗人一乐的马戏团里变戏法的小丑,但在暗地里,这个人物却流露出灵魂的极度空虚和悲观失望,对人生缺乏信心与希望。契诃夫的喜剧里出现的喜剧丑角形象是多姿多彩的。其他如费尔司、耶莎、洛帕兴、瓦裘,都是一些喜剧丑角式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有与众不同的鲜明特色,是货真价实的通俗喜剧丑角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喜剧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又是契诃夫喜剧的最大特点,也是使他的喜剧成为世界名著的重要因素之一。

四、契诃夫喜剧的人物性格冲突

契诃夫的喜剧与一般的喜剧有着明显的不同,他的喜剧的笑并不单纯依靠一些滑稽笑料与插科打诨式的喜剧噱头,他大多数的喜剧作品,都通过人物性格冲突来展开喜剧的矛盾冲突,显示了他卓越的喜剧技巧。

比如在《求婚》这个喜剧中,地主洛莫夫穿着节日的盛装,一本正经地来到老地主丘布珂夫的家,特地向他的女儿求婚。见了老地主的女儿娜姐丽亚,没话找话地与她攀谈,以便引起彼此间的感情联系,当他们谈到一块不到五俄亩的小草地时,意想不到的地发生了一场纠缠不清的激烈争吵。洛莫夫到他们家来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求婚。他过了35岁尚未娶妻,主要就是因为他犹豫不决以及身患心脏病等原因把事耽误了,因此解决婚姻大事对他来说是如此地不易,理应遇到问题就要冷静克制才对,但为什么到这个节骨眼上却忍受不了,争吵起来毫不让人、暴跳如雷、丑态百出?这样的丑态如何向人求婚?而他竟然无所顾忌,这主要是由他的地主阶级强烈的占有欲和他的特定的性格本能

所决定的。不要说这小小的五俄亩草地，就是再小的东西，只要与他的利益发生冲突，即使他知道心脏病马上就要发作，还是不会轻易罢休的。老姑娘娜妲丽亚已经 25 岁了，至今还不曾找到对象，面对这个登门求婚的人，按理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为什么她对这点小事也毫不相让呢？这也是一个地主对一切财物极端的私有观念所致。不管是谁，只要对他们的一丁点私利有所损害，他们便寸步不让，根本顾不得什么婚姻大事了。这也是出于他们的性格本能。老地主丘布珂夫是非常清楚洛莫夫是为了求婚的目的来的，也非常明白自己的女儿至今尚待字闺阁，为了女儿的婚事他日夜操心。他是第三者，当这两个人为了琐碎小事发生激烈的争吵时，理应前去劝解，成其好事的，可是为什么他也按捺不住、赤膊上阵、火上加油，使这一场无谓的争吵变得更加不可收拾呢？没有别的解释，也是由他的剥削成性的地主阶级本性所致。这就是极妙的人物性格冲突的描写。

在《樱桃园》里，我们看到安得烈芙娜与洛帕兴的冲突。两个人最初的关系是融洽友好的，洛帕兴因为关心安得烈芙娜，帮她出主意摆脱困境，但是安得烈芙娜对樱桃园不得不拍卖的残酷现实始终不能正视，根本听不进洛帕兴对她的任何劝告。而洛帕兴出于自己很想成为未来别墅的主人的不可告人的企图，要把樱桃园拍卖掉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使他们两个人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原来和睦的关系变成利害冲突的关系，两个人固执己见，毫不通融，这也是由他们的性格本能所决定的，是契诃夫从人物性格冲突出发展开喜剧矛盾冲突所形成的结果。

这些都是非常精彩成功的人物性格冲突的描写，每一人物的言行举止都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格逻辑来发展，按他自身的性格本能来行事，每一种不同的人物性格之间的纠葛与抵触碰撞，便构成了喜剧的矛盾冲突。这种人物性格之间产生的完全违反常情、违反事物逻辑程序的纠葛与抵触的形式，便是喜剧冲突的

表现形式。这样的喜剧冲突才是真正的喜剧作品的基础。前来求婚、貌似斯文的洛莫夫，与外表不美但也不丑的娜妲丽亚，为了一块小小的草地归属问题，竟然不惜撕破脸皮，呲牙咧嘴、丑态毕露地互相攻击，使求婚场面变成了一个恶语中伤、大动干戈的场面，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一般事物的逻辑规律、出人意料、荒诞不经的滑稽事件，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令人倾倒的喜剧冲突。喜剧的笑，只有来自喜剧冲突，才是使人发自内心的忍俊不禁的笑，才是有一定深度的富于回味的笑。这种喜剧的笑不仅是健康、隽永、深刻、高尚的笑，同时也是一种塑造人物形象，使喜剧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的重要手段。

五、契诃夫喜剧高潮的形成

在契诃夫的喜剧作品中，我们时常可以领略到它的喜剧高潮的出色的形成过程。喜剧高潮的到达与形成，一般来说往往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

还是以《求婚》为例，洛莫夫与娜妲丽亚为了一块小小的草地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以后，好不容易各自有所收敛，将事态平息下来，娜妲丽亚甚至向洛莫夫赔了不是，缓和了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以为他们就可以重归于好，喜剧的高潮也可直线上升，接着顺利地“解扣”了。但是这部通俗喜剧的精彩之处在于它的解扣方式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样，喜剧高潮的出现也决非如此。这时娜妲丽亚把话题转移到地主阶级的狩猎生活上面，他们津津有味地闲聊着猎狗的品种，在不知不觉中，矛盾又激化起来，产生了双方都不能立刻意识到的矛盾冲突。这就是剧情发展过程中临时出现的“突转”现象。由于喜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猝不及防、人意料的“突转”，最后形成了该剧的高潮。

在《蠢货》里，喜剧高潮的形成更具特色。如果让前来讨债的炮兵军官史米诺夫与青年寡妇波波瓦，单纯为了讨债、还债的问